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八十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

七首

明中順大夫金華府知府其墓曰異墓誌銘

故金華守周君卒之明年四月而其二子廷棟廷楫以友人俞允文所為狀來請銘其墓曰異日所藉手以報先子地下者也余悲其意而不辭蓋歲癸卯余與周君寔同計吏諸又六年余守尚書刑部郎而周君成進士來肄部政已授工部都水主事又比舍飲

相得其懽也君濯若不勝衣而體氣高亮師意自快
於世亡所推讓嘗出權稅荊州以寬簡稱歲額評議
歸而其大吏才之欲以重曹餌君君謝不顧罷曹輒
從其一二故人飲君好為詩余雖差少於君然其好
詩甚君不以鄙故時時有所倡和俊聲蔚然遷屯田
員外郎會故楊忠愍公繼盛論劾相嚴嵩嵩子世蕃
坐忤旨不良死君為詩哭之而又騎爭世蕃道世蕃
聞益恚曰是郎何為者吾不識之乃騎而爭吾道又
哭吾讎屬吏部摘其細用京考下遷武岡州同知州
故有岷王頗橫君時假守一切推柱惠文繩之王

不自憚稍稍戰然其直事君甚於守尋遷金華府同知郡有劇盜以其黨負隅吏莫敢誰何君所任市魁祥為闌入盜者盡得其虛實以告君行勒卒習射趨而覆其穴悉平之矣歲少侵臺議郡邑發儲粟為賑君持不可曰民尚辛辛菽即庾空而歲復大侵疇繼者乃召巨室以好假貸貧民官為才其子息民兩便之立祠肖像以頌而是時御史銜一上命訪求異人所至苛擾君出而逆諸境曰郡僻小孝第力田間有之即異人無以塞明詔御史愧為辭去滿三歲進同知為知府郡人忻忻以久有君為賀而君病疴意稍

怠會復以試事爭御史婁劾之罷歸君夷然不屑曰
御史私我者夫仕宦不止車生耳吾今巾吾車歸矣
乃稍稍治第舍買東禪寺傍地而池之種白蓮顏其
園曰東林居方外僧與談楞嚴圓覺諸經而不盡竟
其旨曰吾不貪為佛也既嗜酒然以病故不令多進
曰驅生而徇吾嗜不為也詩簡遠精至有味求者則
不應曰吾徇名而營思以吾虛喪吾實不為也自度
曲授童子合樂而奏之移聲入破柱句諧節務窮要
眇每謂童子若不憂周郎顧耶君既簡酒斷內不許
物默合於養生之旨而好服餌瞑眩藥竟觸疾以卒

君諱後叔字胤昌別號灌浦考封主事公慈妣徐氏
人皆蚤世君起孤童自奮受易歸先生有光起家名
二千石有田宅振其族而甲之赴急量施以誼稱宗
姻間可謂難能也已君始娶於鄒生子即廷棟娶梁
辰魚女繼娶於戴生子即廷楫娶張必紹女女一歸
顧占孚母婦皆以君故贈封安人子皆為太學生孫男
三紹甲廷棟出繼唐繼虞廷楫出葬某圩之新塋君
之先人有年百一十六者其次有八九十者又三四
人皆稱隱君子君雖稍貴起而僅五十二以死可念
也銘曰

以造物之所愛者君事財取而不盡之其意甚微而
年僅止於斯嗚呼噫嘻

承德郎太僕寺丞甌江張君墓誌銘

蓋余十七而以諸生識有功濟上甫加余一歲也而
丞尚寶矣則又以比部郎從有功飲燕中甚懽而亡
何有功謫去又十年而余罷青州節有功時稍丞太
僕僂行訪余城西邸相與咨嗟嗚詫久之而報有功
逝矣又十五年而余入領太僕會有功之子汝紀上
書得官乃以狀來謁曰曰先君子之葬也弗備禮矣
以有待也今者幸得公敢以誌若銘請夫世固有材

如有功者貴而口口而人喪大也乃余稍欠以之
不死而亡以慰有功德地下者非夫也按狀有功姓張
氏諱遜業別號甌江其先自閩赤岍徙居永嘉之率
蓋鄉凡五傳而至文忠公孚敬累官少師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以言禮當

肅皇帝意驟顯所建白施設至於今傳誦之天子
為更賜名若字贈曾祖轉寶祖敏父昇俱如文忠公
官公娶蔡夫人繼娶潘夫人有子遜志官中書舍人
而天置貳陳寔生君是時文忠公甫為學士也而
上聞之喜為齎羊酒賀君生四歲蔡夫人歿即知啼

泣八歲以恩入太學上舍日誦書數百言亡何文忠
公滿二考改太學生為中書舍人尋倚公疾歸永嘉
文忠公卒而君甫十五有奉當路指齟齬君家門者
君弗為顧日治喪禮天子方幸承天聞文忠公訃
而悼之特賜太師予謚所以優卹祭塋加備君奉文
忠公命入朝謝因上所賜文忠公壘書數百通白金
印記若而枚天子歸自楚詔進中書舍人尚寶

丞俾歸候除服娶於吳乃復任滿三載封生母陳為
太安人持節冊封荆王王始少而後賢之享餽加禮
君悉謝弗受君固饒才其於詩歌炫宏麗又能縱筆

為行草一特聲稱籍甚而雅好客客稍以詩酒聞
致之為長夜飲相嚴子世蕃亦好飲內甚忌君而
浮慕之君亦陽交驩而酒酣不能無語失又君所善
錦衣經歷沈鍊者上書攻相嚴得罪下獄君素鍾不
廢百方為其帥居間而事稍解當流置上谷君嚮內
舍為脫裝世蕃益恚恨曰日飲我也而衣食我讎而
前是虜入傳城下君慷慨談兵事給事中有為君者
以是得統袴忌而爭搆君會滿考當遷為卿乃用大
察鐫秩授兩淮都轉運判官將發上忽下劄相嚴
曰故張少師子今何官其人安在相嚴不敢對而內

愧君因謂其客為我少留張君吾力能復之瑣聞君
笑不顧曰彼豈以我難遷客哉遂發轉運權鹽利至
夥先任者不能無乾沒而君自矢為操益堅齎卒坐
法不能償且死君至傾橐而代之償所全活以十數
嘗部輸而道遇劫問知為君遂巡引去曰是廉吏安
得羸貲也御史上其事當遷報聞久之始入為南京
光祿寺署正再上書乞休不許遷判順天府未幾進
今官君自去尚寶凡三為吏職所至砥礪有聲人指
相詫曰是貴公子何所從習之老吏豈非天性哉而
君嘗以課馬之大梁屬久旱為禱於神立尉又嘗宿

函傳傳不能函有息巫文於是人則謂君且遠大矣
而是時相嚴勢愈盛吳給事時來坐論其罪下獄成
君所以慰存有如世蕃愈益恚恨曰是尚衣食我儕
也方謀逐君而君以暴疾卒矣君之卒搢紳先生走
哭相唁而大保陸公炳為具棺以保楊公博為部發
喪歸其諡贊歌頌凡數十百章至相謂曰嗚呼無天
哉而使張君夭而使張文忠之子夭也蓋年三十六
云君見若斯弛者而事其母潘夫人陳太安人變遷
齋懷其御家人斬焉就規性好蓄書畫顧其弟中書
舍人遜膚稍長能別書畫即盡推與之曰吾今而後

蓄有歸也。當分署君故謬為不解而取瘠者又其先
宗族戚友之意甚於已以故橐鮮羨訾至殘而不能
成。竈突嗚呼以此而見先文忠之操亦可笑若所為
詩有鳴玉集使郢集甌江集奪於酒不甚究然識者
以為有梁陳開元風君既吳氏封安人丈夫子三汝
綱光祿寺監事娶於周瑞金令鼎女次即汝紀入太
學當有官娶於侯訓導潔女汝經國子生娶於葉良
醫選女女二長適江西布政使侯一元子儒士任邦
次適順天通判高旻子國子生師光孫男五國祥國
楨國祐國某國祿孫女三墓在其所銘曰

夫學始而棄汝於仕母乃非相君計乎久宦咸仲產
不克窀穸以逝君所以揚相君至矣則君之末季人
能君忌而不能不君愧也噫嘻

明故承德郎南京禮部主客司主事敬齋吳公

墓誌銘

予髫時每侍先中丞食間語鄉厚德長者必稱吳應
祥公吳應祥公云而吳公舉應天試時業已三十餘
顧當預計偕輒謝病十六年不肯徃徃輒捷南宮輒
又謝病歸又三年始以對策高第輒又以憂病歸歸
又十餘年謁選得禮部精膳主事不三月輒又乞南

為主客主事亡何又以病乞休尋卒卒十餘年而門
人張敎諭檟為之傳其甥鄉進士今黃令朱邦臣為
之狀又十餘年提學胡御史植旌而祠之學宮又十
五年其遺孤訥以狀與傳來乞予銘嗚呼公難進易
退之節固卓卓若是至其所以闇然而章久而益有
合以不朽天之陰施於厚德長者何緩而深也夫子
焉能文以先中丞之教蓋愴然悲焉雖然予又焉能
辭公銘按狀吳公諱鸞應祥其居曰敬齋學者因稱
之敬齋先生先世家崑山茜涇後割崑山之屬曰太
倉州遂為太倉人曾祖英祖茂父贈君源咸負隱德

不仕公生而神氣秀穎十歲善屬辭然雅已恂恂不
好弄弱冠則從先大王父司馬公游司馬公以易名
東南下帷諸生恒數十百人顧獨愛重公悉橐中書
授之公亦矻矻不怠至異日教授他諸生每發弓輒
曰此某所得之師司馬公者也公旣繇易薦有司諸
生愈嚮慕之所以事公如司馬公公抗顏為諸生培
析疑義探索要眇語人人得所欲去後先成進士者
亦六七輩而公每當試逡巡弗肯行或中道托故返
最後兄鳳強之與偕往試即取上第亡何竟歸矣公
之謁選吏部也同年桂文襄公等時為部尚書下堂

握手懽劇曰安所從得吳公乎公雖倦勉為我縻一
官每退食未嘗不召公宴坐語公時時有裨桂公其
語祕弗傳然公竟不自得移告留省同舍郎鄒先生
守益亦公同年也鄒先生為陽明先生之學公暇與
之下上已惕然起曰武公九十而歲以自謗余獨非
夫哉鄒先生錄其與公往還語載題名記中公舉進
士固已久而田產不加贏掾屋不庇風雨躬耒耜自
給間有所過從閭黨為盛饌要之却去弗食進脫粟
少鮭菜乃喜曰是可繼也部使者暨有司念公貧意
移事就公居間請為壽公驚曰吾乃操使者有司權